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谈歌  
著



白玉堂  
血金

白玉堂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……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CUL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 自 金 血

谈歌  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玉堂：血黄金 / 谈歌著. —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  
2011.3

ISBN 978-7-5399-4244-5

I. ①白… II. ①谈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3664 号

书 名 白玉堂：血黄金  
著 者 谈 歌  
责任编辑 黄孝阳  
责任校对 胡 泊  
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  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字 数 150 千  
印 张 9.125  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，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244-5  
定 价 2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引子

开封府门前永远是肃静的。它每天都要在紧张的气氛中严阵以待，时刻准备迎接突起的罪恶与阴谋。没有谁会在这里驻足观望，开封府门前那肃杀的气氛，会让所有的游客失去观光览胜的兴趣。

（好比说，您没事儿了，大概不会在大街上像电线杆子一样傻站着。您肯定要去公园或者商店转悠。是呀，公园里看看花儿看看草，心情多畅快呀！商店里看看家电看看食品，心情——对了，您兜里没钱也别去，心里痒痒也是件难受的事儿。总之，您绝不会喜欢在诸如公安局监狱看守所门前来回乱转悠。除非您想……惹事儿？）

开封府门前的石板路上，曾经走过多少即要引颈授首的囚徒呢？大概没有人数过，数不清呀！人们传说，每逢阴雨天气，开封府门前的石板路上便会泛起浓浓的黑气，那是死囚们的血在涌动。

一般人是不会轻易走进开封府的。屈死不告状，这是一句在民间流传了数千年的经验之谈。告状，从来就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。但是，芸芸众生，人情世故总是纠缠不休，便要有官司。否则，还要法院干什么？这不是么，今天清早，太阳刚刚出来，开封府的门前那只鸣冤告状的悬鼓，被人重重地击响了。

是一个美丽的妇人站在开封府外击鼓鸣冤。急促的鼓声惊动了两个衙役跑出来。这两个衙役可不是一般的衙役，三班衙役皂、壮、快，他们两个是壮班，是包拯手下极受重用的捕头张龙和赵虎，今天他们两个当值。他们走近前，看了美丽的妇人一眼，赵虎便告诉她，包大人已经升堂，请她进去说话。美丽的妇人施礼谢了。

美丽的妇人便在凉意习习的秋风中，绰约多姿地走进了开封府。

秋天的太阳是美丽的，美丽的太阳下边，这个妇人显得更加美丽。辽阔而清凉的秋风下边，款款而行的美妇人，像一朵在水中轻轻移动的莲花。这一朵美丽得让人心醉的花儿，飘飘地走进了森严如铁的开封府。她来干什么呢？当然会有故事。

张龙赵虎在前边引路，他们或许还不知道，随着这个妇人走进了开封府，一个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故事由此拉开了帷幕。

## —

(谈歌插播广告，广告之后更精彩。

读者已经读过了谈歌为你们写的白玉堂传奇之一、之二，谈歌再给你们讲述白玉堂的第三个故事。也许这一个故事不应该叫做白玉堂传奇，故事的主角实在不应该是白玉堂。上边写过的那个女人，应该算是这个故事里的主角。但是，白玉堂终究会走进这个故事的。

广告结束。

我们且跟随这个绰约多姿的妇人走进开封府吧。)

甬问，击鼓走进开封的人，都是为官司而来。这个妇人也不例外，她来告丈夫林强拐骗妇女之罪。但是，开封府是不会受理这种案子的。除去一些牵扯到国家纪纲的大案，开封府是不会受理民间案子的。若是开封府衙门连这样男女情感纠葛的案子也承接受理，那开封府怕是要天天热闹如集市，永无宁日了。由此说，开封府是一定不会受理这种案子的。即便是牵动了朝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开封府也已经变得小心翼翼了。

六年前的冬天，开封府审理秦香莲的案子，怒发冲冠的包大人，开铡处死了驸马陈世美，已经是一个例外了。为这件事，皇上大怒，险些摘掉了包拯头上的乌纱

(靠!你姓包的是有面子了,群众威信更高了。可朕的面子往哪儿搁?陈世美是我妹夫呀!说杀就杀了?还铡?朕的妹夫是猪头三呀?就算他罪不容赦,你也得想法儿给他弄个安乐死呀。铡?死的得多难看?靠!没你这样当干部的,也不带你这么玩儿的!真TM的不懂事儿呀!出来混之前,你爹妈怎么教你的?),幸亏满朝文武保奏包拯,皇上看在文武众臣的面上,罚没了包拯半年的俸银,才算了事。受到了皇上严厉训斥的包拯,私下检讨,也自觉做得狠了些,曾几次派人带着礼物,去通州公主的府邸诚恳致歉,可去过的人都让公主轰出来了,东西也都给扔出来了。通州公主绝不肯原谅开封府(人家公主能原谅吗?你们让人家当了寡妇,还原谅?陈世美不就是老家有个媳妇吗?就算是他不离婚,本公主当了二奶,我愿意!我还想当小三呢!你们管得着吗?你们凭什么就把陈世美给铡了?为了显示你们司法公正,就让本公主当寡妇呀?)。通州公主由此与开封府结下了大怨。

满朝文武私下却多是埋怨包拯,此事做得鲁莽了些,谁不知道?通州公主是个大玩家呢。或是微服出入赌场,或是与江湖艺人杂混在一处,诸如许多口技魔术之类的杂耍,她都烂熟得很呢,这种人物,便是蒸也不熟,煮也不烂的滚刀肉一般了,她无论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,人们都不足为奇呢。或许陈世美就是被她逼迫成亲的呢,

也未可知，或是被她逼迫得不敢与秦香莲相认呢。包拯呀，任你是刚直不阿，或也铁面无私，你也不应该去招惹这样一个疯癫的公主呀！

人们都相信，包拯怒铡陈驸马的事件，还成了包拯与皇室之间一道深深的心理伤疤。何时能修复？没人知道。包拯作为一个朝廷重臣，如果心中有了这道暗影，肯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，因为他面对的，是操着生杀大权的皇上呀。你那三口铡刀算什么？（太儿科、太幼稚园、太不值一提了！）

陈世美案件之后，包拯决意不再受理民间的案子了。

但是这一次，包拯竟然又受理了这一件案子。

包拯怎么了？怎么不长记性呢？（脑袋让门挤了？还是进水了？）

包拯的脑子没进水。这的确不是一件普通的案子。

告状的妇人竟然是原阳知县林强的原配妻子花想容。花想容状告丈夫林强。林强身为国家干部，原阳县行政一把手，竟然拐骗妇女，不仅违反了国家公务员条例，更是乱了朝廷的纲常法纪。事情严重性还不只如此，林强拐骗的不是一般的民女，而是当朝圣上的妹妹，通州公主。通州公主何许人也，即是六年前那个被包拯开铡处死的陈世美的遗孀。一个小小的原阳知县，胆敢与当朝的公主私通，这已经是杀头之罪了。这一件案子立刻



惊呆了开封府。

（喊！怎么又是通州公主呀？上一回是有妇之夫陈世美，这一回是有妇之夫林强。这位公主怎么回事儿？当第三者上瘾了？真成了麻将桌上的“十三不靠”了？专门拆对儿呀！这真是个问题娘们儿呢！）

但是，这真不是一件好办的案子，用开封府里的行话讲，这是件刺猬案子，没法着手。现在原阳知县林强已经弃官不做，跟着公主跑到了东京，终日躲在公主的府里深居不出。包拯胆子再肥大，也不敢派捕快们去公主的卧室去抓人呀！开封府徒唤奈何。

从古到今，人世间的是非恩怨大多是由男女之情作弄出来的。世间最大的仇恨也总是发生在男女之间。爱也爱得生龙活虎，恨也恨得死去活来。大爱大恨，小爱小恨，无爱无恨。包拯后来常常生发出这样的感慨。

花想容泪流满面地递罢了状纸，开封府的公孙策先生仔细录了笔供，花想容画押。之后，花想容款款走出了开封府。她走出开封府大堂的时候，又下意识地转过身来，又看了一眼端坐在堂上的包拯。而包拯的脸上却毫无表情。

花想容袅袅走出了开封府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升起了三竿。站在开封外值勤的张龙赵虎，目送着婀娜多姿的花想容一路轻盈地走了，好像一朵迎风招展的花儿在灿

烂的阳光中飘动。

张龙由衷地赞叹一句：“真是一个美丽的妇人呢。”

赵虎闷声问一句：“你没有看出她是一个武功极好的女人吗？”

张龙也看出了，这个美丽的妇人武功的确很好。或者说，她的轻功上乘，她走出开封府前的巷子的时候，连一点声响也没有，好像踩在了棉花上。或者说，她像一只轻盈的鸟儿无声地飞走了，翩翩飞出了赵虎与张龙的视线。

赵虎奇怪地想着，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妇人呢？

张龙则愁闷地想着，包大人该如何处理这件案子呢？

包拯端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，开始发愁了。花想容的案子开封府算是接下了，可是怎么处理？他却一点主意还没有。牵扯到朝廷里任何一个皇亲的案子，都的确是不好管的啊。或者说，一向果敢决断的包大人突然有些后悔了。花想容的确把他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，怎么样处理这件案子？如果不接手这件案子，那么如何向满朝文武交待呢？一个国家委任的知县竟敢擅离职守，做出私奔的事情来，而且还是与当朝皇上的妹妹私奔。不严肃处置这件事，国家的朝纲还有何脸面？可是，如果接手了这件案子，却又要与通州公主狭路相遇？通州公主为陈世美之死，现在还对开封府耿耿于怀呢。通州

公主在某种意义上，已经成了包拯的一块心病。包拯一时不知道应该办。这件案子真的很像一只扎手的刺猬呀。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公孙策。

一向很有主意的公孙策先生，今天却也没有了主意，他在一旁低头思考着什么。

公孙策很理解包拯的苦恼。包大人现在有些投鼠忌器。原阳知县竟做出这种不顾朝廷体面的事情，按律当斩。但是，现在通州公主参与其中，事情就变得复杂了。这就变成了一件事关皇家的丑闻的案子。公孙策还想象不出，包拯应该如何处理这件关乎朝廷声誉的案件，他抬起头来，和包拯的目光相对片刻，二人一时无语。沉默了好一刻，包拯对公孙策先生苦笑道：“公孙先生呀，有劳了，通州公主这件事，你要帮我想一个稳妥的办法才是呢。”

公孙策点点头，但他心中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他深知那个任性随意而且无法无天的通州公主是怎样一个人。自从开封府铡了陈世美之后，这位通州公主已经变得疯疯癫癫的了。她若做出一些胆大妄为触犯国法的事情，谁又能管束得了呢？或者说，事情的真相很可能还是颠倒的呢。或许根本就不是原阳知县拐走了通州公主，也许是通州公主拐走了或者说是胁迫了那个倒霉的原阳知县呢？

（是呀，“真相”还不一定握在谁手里呢？谁知道两人谁是耗子谁是猫呢？）

公孙策闷闷地想了一会儿，他迟疑地说道：“大人呀，依我看来，这件事情还是从长计议为好。如果开封府再一次得罪了通州公主，公主再到皇上那里去哭天抹泪，那我们真就要惹动龙颜了。皇上看着兄妹之情，一味袒护了，包大人你便不好再讲话了呀。”公孙策讲的是实言。是啊，如果为这件案子再得罪了皇亲国戚，那开封府的确距离倒霉不远了。

包拯摇头叹道：“公孙先生呀，你说得极是，我何尝愿意介入这种棘手的案子。也许我这一年多来心力体力都不济了，我竟无论如何也没有往日的魄力与威风了。或许我真是衰老了？现在想来，我适才接下这桩案子，果然有些莽撞了。这的确是一件鼠器并存，不好办理的案子呢。”

公孙策笑道：“大人神明智清，如何讲这种言语呢。我想，只是大人这些日子公务繁忙，稍稍有些疲倦了。”公孙策心里明白，六年前因陈世美一案惹得圣上大怒，包拯已经有些胆怯了。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无所畏惧，包拯也同样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此时的包拯决不是当年的包拯了。公孙策心中稍稍有些悲凉。

包拯似乎看破了公孙策心思，他苦苦地一笑：“但是

为官一日，办公一天。总还是要接下这案子的为好。一个知县与公主私奔，这毕竟是有碍国体朝纲的事情啊。今日如果纵容了这一个林强，那就等于河堤开了口子，明天或者后天，说不准朝中就有官员纷纷效仿，成群结队涌进妓院娶妻纳妾呢？”说到此，包拯长叹一声：“从善如流，从来曲高和寡。而从恶者，多是蜂拥而至呀。”

公孙策刚刚要搭话，忽听堂外张龙高声报了一声：“刘公公到。”

包拯和公孙策忙抬头看，宫中的刘公公随着王朝走进了大堂。

包拯连忙离案施礼：“刘公公到此何事。”他心中已经猜到刘公公必有大事，否则，刘公公绝不会不经禀报便闯进开封府大堂的。

刘公公还了一礼，低声道：“皇上让包大人立刻进宫议事。”

包拯哦了一声，他已经从刘公公的脸上看出了什么不好的发端。一向微笑可爱的刘公公，今日却是一脸冰冷的颜色。包拯忙道：“我这就随公公进宫。”

刘公公头点点头，转身就前边走了。包拯心下一时纷乱，他回头对公孙策低声道：“刚刚花想容告状之事，还请公孙先生寻思一个万全之策。我猜想皇上是不是为此事召我进宫呢？现在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一头雾水

呢，如果皇上问起，我只有枉顾左右而言他了。”

公孙策点头：“大人言之有理，千万不可在圣上面前把话说死。若皇上追问此事，大人且虚与委蛇，权做含糊周旋。大人先进宫去吧，在下一定会想出一个万全的办法。”

包拯惶惶地走了。他一路猜测，或许皇上已经知道通州公主抢夺原阳知县的事情了？他应该如何答对呢？如果皇上一味袒护通州公主，他下来又该如何面对花想容呢？包拯心中一声慨叹，他感觉自己已经身心俱惫，他突然想念起家乡的水光山色了，那真是一种惬意的生活，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。多么自在呀！

（当官不自在，自在不当官。这是一句俗语。听上去似乎在理。先说上半句，世间大多只看到如包大人等的热闹，所到之处，皆是鸣锣开道八面威风。却体会不出如包大人等伴君如伴虎的滋味儿呢，那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呀！真说不定呢，你哪一脚就能踩漏了，扑通掉进去，万劫不回了呀。当官果然不自在呢。再说下半句，却有些说不通了。不当官就自在了吗？且说花想容，她倒是没当官，可丈夫被人抢走了，还要不回来（大概也哭天抹泪地要了几回，可人家坚决不给），她自在吗？靠！自在她还告状呀？所以，就有了另一句话，自在不为人，为人不自在。唉！包大人与花想容，彼此

彼此，谁都不容易呢。)

## 二

就在花想容在开封府申冤告状的时候，东京城北街一个名叫“仙人来”的客栈里，一个书生打扮的男子与一个美丽的少妇住进了客栈。看这二人相互客气的举止，不像是夫妻。但是他们只要了一间客房，若不是夫妻，又如何要住在一起呢？店家心下存疑，嘴上却不便多问，让小二引这二人到了楼上的一间客房。店小二退出之后，男子便关了房门，二人便坐在屋子里，用低低的声音说着话。

书生打扮的男子三十多岁的年纪，长得英俊挺拔；而少妇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，一脸妩媚样儿。

(谈歌先在这里交代这两个人的姓名。书生名叫钱若飞，少妇名叫岳媚娘。这二人来到东京城里并非闲逛，他们此行与花想容的案子大有牵连。谈歌且卖个关子，先不告诉读者。请继续谈歌的这篇小说。就算是插播广告了！别生气，“春晚”都这样干，谈歌是后学。)

钱若飞笑道：“岳姑娘，我想现在花想容已经进了开封府吧。”

岳媚娘点头：“或者说，她已经递了状子，已经出了

开封府呢。”

钱若飞摇摇头：“我真想不明白，主人要花想容告状做什么呢？”

岳媚娘笑道：“这事情主人自有安排，你我何必劳心费神呢？”

钱若飞笑道：“我倒不是劳心费神，只是主人也过于小心了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”

岳媚娘道：“主人或许是想给朝廷添些麻烦吧。”

钱若飞起身，走到窗前，向街中看了看，疑惑道：“主人曾说，我二人到这里，必有人来联络，可是如何还不见人呢？莫非情况有变？”

岳媚娘笑道：“你便是多疑，都说你心机太深，果然没有说错，主人或许现在还没有想到我们已经进了东京城呢。你……”

岳媚娘没说完，突然不再说了，她朝钱若飞眨了眨眼睛，钱若飞领会了。钱若飞猛地推开门，走了出去。岳媚娘也随后跟出了。但见门口站着二十多岁的女子，身着一身素衣，长相比岳媚娘还妩媚。这女子朝钱若飞笑道：“钱公子与岳小姐果然神聪耳明，如何竟然知道门外有人呢？”

钱若飞笑了笑：“我只是想出门看看，没想到竟撞上了不速之客。敢问小姐尊姓大名，如何知道我二人



身份？”

女子莞尔一笑：“江南钱家，家有万贯，钱少爷自然是气派非凡。这位小姐衣着华丽，仪态万方，想必是江南岳媚娘小姐了。”

岳媚娘一愣，也笑道：“果然说中。不知道如何找到我们，恐怕不是邂逅吧？如果我猜得不错，想必是一路跟踪我们而来。”说到这里，岳媚娘脸上的笑容不见了，倏地横眉立目，厉声说道：“还请你说破身份才是。”

女子并不惊慌，淡淡地道：“岳姑娘何必如此，我若不说呢？”

岳媚娘冷笑一声：“恐怕你今天走不出去的。”

岳媚娘话音刚刚落下，她已经随手从腰中扯出剑来。剑光夺人，暴闪着凶险杀气。

剑光应该是平静的。剑光有了杀气，持剑的人便是有了杀意。

钱若飞若无其事，手持一柄扇子轻轻摇动。他为什么没有拔剑？他其实不用拔剑，他本来就没有剑。这一柄扇子就是他的武器，这是一把可以削铁断金的扇子。十几年来，死在这柄扇子下边的英雄好汉，已经数不胜数。

俏丽的女子并不惊慌，她摇头笑道：“想不到二位脾气果然暴躁，不容我讲完，便要下此杀手了。如此想来，